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消暑灣

嵇仲仙，南昌人。世讀書。至生移居潯陽，棄儒習賈。偶乘輪舶至漢，激浪衝波，其去若駛，心竊樂之。人謂之曰：「此特觀於江耳；若至大海，其奔騰澎湃之勢，直可移山而撼也。」生於是興乘桴浮海之志，每遇海客，輒詢海外風景。有乘槎上人者，日東高僧也，談瀛洲、蓬島、員嶠、方壺之勝，如指諸掌。生聞之，掉首弗信，曰：「按之東西兩半球，縱橫九萬里，有土地處即有人類，各君其國，各子其民，舟楫之所往來，商賈之所蓄萃，輪四達，計日可至，安有奇境仙區如君所言者哉！即如美洲，在我足下，太平洋汪洋無際，宜別有大地山河，以足佛經四大洲之數，乃三百年來，未聞覓得一島，探得一地，則他可知矣。」上人但一笑置之，弗與辨也。生雖習賈遷術，而學問淵博，吐屬風雅，視居然列於士林者，皆所弗逮。少學率更書法，挺秀異常。日僧無垢酷愛之，延至其國寫經，願以巨金贈。一日薄游橫濱，散步海濱，睹一輪舶甚巨，幾若巍峨遠峙天際。問之西人，曰：「此為郵船，在美洲猶居次等。」

生遊興遽發，束裝遂行。有阻之者，笑弗答也。既登舟，三日，颶忽來，狂掀天，怒濤卷地。生殊不懼，曰：「此真所謂乘長風破萬里浪矣！」箕踞舵樓，翹首遠望自若，西人咸壯之。經二□七日，抵嘉邦。其地多華民。居數月，鬱鬱不樂。偶登樓遠眺，見一船更大於前舟，船有煙筒七，突煙微起，已蔽半空。詢之，乃往英京倫敦者。生躍然興曰：「我正欲環地球一周耳。」即攜行李登舟。行程未半，生偶步船旁，大風驟起，捲入海中，此時欲行拯救，法無可施，舵工舟子但望洋驚歎而已。生於此不自知其墮海，浮沈波浪中，如泛鷗鷺。半夜，飄至一灘，生始醒。自捫衣服，沾濡殆盡，仰視星月，猶有微光，念不如攀援而上，免至再為海濤所厄。近岸皆岩怪石，巨皆尋丈，盤旋久之，始得至岸。喘息甫定，天已微明。俄聞嘈怒吼聲，自遠而近，衝激石岸，勢極洶湧，錢塘八月之潮，無此震撼也。自幸早登彼岸，得慶更生。轉念孑然一身，遠離家室於數萬里之外，今罹此難，雖不至葬於蛟宮鼉窟中，終恐不免為異域孤魂，殊方餓鬼，言之可涕，因是生平豪氣，為之頓除。

天明，環視島中，曠遠繚邐，杳不能測其所至。附近絕無屋廬，惟見松柏參天，柳榆夾道，入其中，青翠欲滴，衣袂皆作碧色。時當首夏，天氣清和，林鳥啾啾，山花芬馥，樹頭果實累累，紅紫可愛，類皆摘之可食，風景清幽，真覺別有天地。生行數里，見一石室，几榻畢備，乃入而少憩，脫身上濕衣，林梢曝之，不一時俱燥。室前有一樹，棗實離離。生腹覺饑，撲得數□枚，形長而巨，其味甘香沁齒。生意是安期生遺種。往前復行□許里，不見一人，苦無問訊。日已近午，遙望東山林際，縷縷有炊煙起，趨就之，見有茅屋數□椽，谿澗迴環，泉聲喧聒，略橫施，柴門臨水。

生逕過橋，方欲叩門，籬畔一犬突出，向之而吠。一老者杖杖而來，詢生何方至，語音詰曲，了不可辨。生所答，老者亦笑而不解。爰招生入室。室中並無几案，皆席地坐，有古風焉。老者抽架上書示生，問識字否，可作筆談。生視之，字皆蝌蚪，瞠目莫辨。老者授生竹簡漆筆，命生作字。生寫今體書示之，老者亦茫然不解，注視久之，似有一二字能識。逮設席款生，所陳皆鼎俎，所供皆刀匕，肉食之外，則有黍盛二器。老者但掬食一二匕，若以此為肉之佐者。生竟盡一器。席撤，即有小僮進盤盥漱。頃之，老者折簡招鄰翁來。須臾，峨冠博帶者數人至，咸與生為禮，揖讓周旋，皆與世異。生所語皆不能通。老者翹首凝思久之，若有所會，令髻奴控衛迎西山隱士來。靜待竟晷，隱士翩然卻至，雖亦古衣冠，而裝束稍異。諸人肅然起俟，指生與觀。生具述來意。隱士自言：「林姓，明略名。浙人，從文文山起義師，為幕下參謀，兵敗被執，以計脫去，竄身閩粵間。崖山之役，舟覆入海，飄流一晝夜，得至此間，若有神助。老者數人皆避洪水之難而至此。余初來語言文字亦不相通，承其指授，由漸精曉，深歎古人言簡而意賅，為不可及也。余居西山之麓，小有園亭之勝。君盍往偕余同住，俟有中華船舶經此，可載君還也。」生欣然從之，乃辭老者而行。

居兩月餘，盛夏日長，驕陽當空，如張火傘，隱者意不可耐，謂生曰：「天氣炎，盍偕君避暑消暑灣，何如？」乃一葉扁舟，沿溪行，路甚曲折。溪盡，得一大湖，乃眾泉匯流處，自上注下，作瀑布百餘丈，濺雪跳珠，喧數里。瀑布在山坳中，約寬□許頃，須拾級下，觀石齒露，踐之心悸。四週石屋數□所，鏤刻精巧。石几石榻，光滑異常。有一石樓，特高迴，引瀑布從頂上過，散作數萬道飛泉，自簷際下垂，有若珠簾，古稱之為水簾洞，數千年前山主憩息之所也，今為隱士所有。入其中，雖六月，須御木棉，幾於不寒而慄。隱士謂生曰：「中國典籍所稱消暑之台，招涼之館，有若是之天造地設者乎？恐皆以人力為之者也。」生為之贊歎不絕口。

居未浹旬，生患喘疾，蓋由感寒而然。隱士曰：「此間過涼，不宜君體。過此有竹院荷亭，亦足供消遣，盍再偕往？」生從之。既至，則池塘寬廣約數千畝，中植芙蕖，紅白相間，風送香來，可參鼻觀。池中東西南北四亭，皆駕橋以飛渡，望之穹然，如互長虹。四亭之式各異，其中陳設亦復不同。茗具香爐，並皆精絕，其彝鼎皆三代以上物也。隱士藏有百花釀，日以碧筒杯飲之，醉則以鐵如意叩銅作歌，蓋猶不忘宋之亡也。居□日，又徙竹院。翠竹陰森，圍幾數里。院特高聳，其下可建□丈之旗，其寬廣可聯坐千人。甫入院門，即有水晶宮一座，中蓄金魚數萬頭，荇藻交加，觀其泳游，恍若置身濠畔。所鋪之磚，悉以銀鑄，鏤空其中，堆置茉莉芝蘭，香氣拂拂從足下出。四圍牆壁，亦俱嵌空玲瓏，生花活蕊，幾充焉。院後置有水車、風櫃，觸撥機振，自能運動，霎時間細雨如塵，灑於半空，微風生涼，充乎四座，雖赤帝炎馭，亦當為之退避三舍。生游兩月，夏去秋來，乃與隱士乘舟俱返。謂隱士曰：「此二所者，真可謂人巧極而天工錯者也，君得居而有之，清福豈有涯哉！」生固體肥憚暑，而視世之趨炎附熱者蔑如也，自此不願再履人間，遂逍遙於海外以終老云。